

名家名传

司马光新传

程应镠 著

司马光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程应镠 著
CHENG YINGLIU

司马光新传

THE NEW BIOGRAPHY OF
SIMA GUA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司马光新传/程应镠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6

(名家名传)

ISBN 978-7-208-13976-3

I. ①司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司马光(1019-1086)-
传记 IV. ①K8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69342 号

责任编辑 张钰翰

封面设计 陈 酌

• 名家名传 •

司马光新传

程应镠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5 插页 2 字数 159,000

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3976-3/K · 2537

定价 36.00 元

目 录

- 一、少年时代 / 1
- 二、初入仕途 / 6
- 三、在故乡的日子 / 11
- 四、寂寞京华 / 17
- 五、馆阁生涯 / 22
- 六、郢州、并州之行 / 28
- 七、再到京华 / 34
- 八、谏院春秋(上) / 42
- 九、谏院春秋(中) / 49
- 一〇、谏院春秋(下) / 59
- 一一、台长一百五十日 / 71
- 一二、宦海风涛(上) / 84
- 一三、宦海风涛(中) / 99
- 一四、宦海风涛(下) / 109
- 一五、永兴军之行 / 119

- 一六、息隐西京(上) / 127
一七、息隐西京(中) / 138
一八、息隐西京(下) / 149
一九、史学的顶峰(上) / 161
二〇、史学的顶峰(中) / 172
二一、史学的顶峰(下) / 185
二二、落日红霞(上) / 195
二三、落日红霞(中) / 206
二四、落日红霞(下) / 217
司马光事迹著作编年简录 / 230

参考书目 / 256

让逝去的巨人重新活现

——就《司马光新传》答客问 / 260

一、少年时代

宋真宗天禧三年(1019年)十月十八日,在光山做县令的司马池生了第二个儿子,因名为光,字君实。光山县属淮南西路光州,有山有水。淮河从桐柏山出来,流经县境,汇合好几条从山里来的水流,渐渐浩茫东去。

司马池是陕州夏县(今山西夏县)人,世代读书。他进士及第后,做过永宁(今河南洛宁)的主簿,建德(今浙江建德东)、郫县(今四川郫县)的县尉,然后调到光山。一生担任过很多官职,但很恬淡,安于静退。当他从河南府调入京师做群牧判官时,坚决不肯就职,直等到“旨下敦遣”,才到任。由凤翔府调知谏院,也恳切辞免,仁宗皇帝和宰相说:“人皆嗜进,池独嗜退,真是难得。”说他是个名节之士。^①

司马池夫人聂氏,是秘阁校理聂震的女儿。聂家也是个士

^① 光绪《夏县志》卷一,《宋史》卷二九八《司马池传》。

大夫世家。聂夫人非常贤慧，“才淑之懿、孝睦之行著于闺门，而称于乡党”。^①

夏县山深谷秀。涑水从它北面绛县山中出来，西经闻喜流入县境，然后过安邑、猗氏入黄河。中条山在县东，唐诗人许浑说：“残云归太华，疏雨过中条。”中条山色是迷人的。司马光后来描写他的故乡，说：

吾家陕之北，陝事吾能说。

云消天宇空，极目鸟飞灭。

大河西北来，汹涌地脉裂。

群山势离合，披靡随曲折。

林薄带村墟，郊原如绣纈。^②

颇令人神往。

故乡风景令人怀念，故乡的人物也常系梦魂。司马光到了晚年，念念不忘的是故乡的善人，说这些人“身处草野”，“不求声利”，是十分令人钦佩的。在《序赠礼》中，他写了夏县五位善人，有孝子，有事继母尽心的，有与兄弟友爱的，还有一位因父亲年迈不愿做官的画家。^③

司马池对儿子的教育非常尽心、严格。司马光五、六岁时，玩青核桃，要姐姐剥皮，怎么也剥不掉。姐姐走了，一女仆用开

① 《夏县志》卷一。

②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三《和张仲通寄呈陕府祖择之学士》。

③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六五，《容斋随笔》卷七。

水一烫，皮就脱了。姐姐走过来，问是谁脱的，他说是自己脱的。司马池见他撒谎，就严加训斥，说：“小子何得谩语！”这件事给孩子印象极深，从此不说假话。很多年后，刘安世问他做人最要紧的是什么，他只回答一个诚字。安世又问诚从哪里做起，他说：“从不说假话开始。”^①

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天，他和一群孩子在院子里游戏。院子里放了一口大缸，贮满了水。有个孩子爬到缸沿上去，脚一踏空掉入缸中。孩子们一吓，跑掉了，只有司马光一人，拣起块石头，把缸敲破，水流出来，孩子得救了。这件事传开了，东京、西京一带，有人把它画成图画，叫做《小儿击瓮图》。^②

司马光少年时，跟随着父亲游宦，到过很多地方。

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，司马池调监安丰酒税，全家都在安丰住下。安丰属淮南西路寿州（今安徽凤台），在今寿县南，六安北，位于古代著名的芍陂之北。当时有十六乡、九镇，河川交错，淮水、淝水、淠水都流过这个地方，还有大大小小的湖泊。很多年之后，司马光在《送巢县崔尉》的诗中，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动心的回忆：

弱岁家淮南，常爱风土美。

巢湖映微寒，照眼正清泚。

低昂蹇荷芡，明灭萦葭苇。

① 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一、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一二之三。

② 《宋史》卷三三六《司马光传》、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卷十一。

银花鲙肥鱼，玉粒炊香米。

居人自丰乐，不与他乡比。^①

在安丰的时候，司马光开始读书。安丰有一位少年叫丁浦江，“诵书属文，闻于县中”。司马池对光说：“你长大了能和丁浦江一样，我就很满意了。”^②

当司马池从河南府留守司司录调到京城担任群牧判官时，和同事庞籍、张存常常来往。庞籍后来做到宰相，对司马光一生影响不小。在《涑水纪闻》中，司马光经常提到的始平公就是庞籍，庞籍对他讲了不少本朝的历史，推荐他做馆阁校勘，后来又辟为郢州、并州的通判。庞籍的儿子之道和司马光年龄相去不远，后来同登进士第，死的时候很年轻，司马光为作墓铭。张存识量高远，是一个能甄别人物的人，他的第三个女儿，后来成为司马光的夫人。^③

司马光十三岁随父入川。当时，他的父亲担任利州路转运使，常常和他讲当代史，讲宋太祖赵匡胤微服出来调查访问的情况，讲他黄袍加身之后，便要求将士遵守纪律，不准在街市抢劫财物，一变五季不良军纪。^④这时候，他开始对圣贤之道有些了解。七年前，他读书不明白所读的意义，记忆力又不好，在家塾

①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二。

②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六四《送丁浦江序》。

③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八〇《祭颖公文》、《祭张尚书文》，卷七六《庞之道墓志铭》。

④ 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卷一一，《涑水纪闻》卷一。

中，兄兄弟弟都背好了，他还背不出。但这个孩子已经懂得“力学”才能“致显位”，背不出，便下帷苦读，直至背得出来才放手。^①七岁时，听讲《左氏春秋》，非常欢喜。回到家里，原原本本讲听来的故事，似乎已经懂得其中的大义。后来就手不释卷，甚至“不知饥渴寒暑”。^②

明道二年(1033年)，他因为父亲的关系，补了个太庙斋郎，在华州(今陕西渭南东)谒见孙甫。孙甫是一位直言无所避的士大夫，研究唐史的专家，当时人称道他说：“终日读史，不如一日听孙论”。这时，司马光十五岁，“书无所不通，文词醇深，有西汉风”。十五六年后，孙甫和司马光同在馆阁，司马光服其才，仰其德，视之为前辈，十分敬重。再过二十九年，司马光读欧阳修所作孙甫墓志，说：“悦然如复见公，得侍坐于傍也。”得孙甫《唐史记》，说过去听说孙公有唐史的著作，“愿见而未之得”，现在得到了，不禁为之惊喜。^③

①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三《新迁书斋示侄良、富》诗中语。

② 顾栋高《司马温公年谱》卷一。

③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七九《书孙之翰墓志后》、《书孙之翰唐史记后》，《夏县志》卷七《人物志》，《宋史》卷二九五《孙甫传》。

二、初入仕途

宝元元年(1038年)三月,司马光二十岁。这一年,他进士及第。范镇、庞之道、郎景微、石扬休和他同年。及第二百零人,范镇原为第一,殿庭唱名时,他一声不响,直等叫到第七十九人,才出拜,不说一句话,便退回原位。^①后来司马光和范镇成为至交,议论如出一口,相约“生则互为传,死则作铭”。范镇对乐律很有研究,自以为得古法。司马光可不同意他这个意见,二人反复论难,来往的文字有好几万言。^②

郎景微的父亲和司马池是同年进士,也极相好。景微为人,“刚不可校,柔不可犯”,进士及第后不自满,不骄傲,及第的那年夏天要回浙江去探亲,司马光在汴京和他相别,还写文章送行。^③

①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二一宝元元年三月甲寅条。

② 《宋史》卷三三七《范镇传》。

③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六四《送同年郎兄景微归会稽荣观序》。

当时惯例，进士放榜之后，朝廷要摆酒席表示祝贺，皇帝、大臣都参加并赋诗，叫做闻喜宴。宴会上，及第进士都戴花。这一回，照例开宴，大家也照例戴花，只有司马光一人不戴。因为司马光从小不喜欢华靡。有人对他说，花是皇帝赐的，不可不戴。这样，他也就和大家一样簪了一枝花。

及第之后，司马光到华州作判官。他父亲那时正知同州（今陕西大荔），石扬休在那里作推官。同、华相去很近，司马光去同州看父亲，常和石扬休相见，二人处得颇相得。扬休，字昌言，比光长二十三岁，为人朴实，看上去凛然不可侵犯，接近了则温和可亲，谈论十分有风趣，令人心醉。同州有座龙兴寺，是隋文帝杨坚的故宅，有当时著名作家李福撰写的碑文和唐代名画家吴道玄的壁画。春暖风和，司马光和石扬休同游此寺，后来司马光追忆旧游，说：

吴壁评残笔，隋碑读渍苔，
清阴依玉榭，和气乐春台。^①

在司马光的诗集中，有不少和扬休唱和的诗篇。二人感情深厚，扬休暴疾死，司马光作哀词，说：“哭也有终兮，忘也无时。”^②

扬休平生议论，如广言路、防壅蔽、择守令、重农桑、禁奢侈，都和司马光相同。^③

①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七《石昌言学士宰中牟日为诗见寄久未之答此诗谢之》。

②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七十五《石昌言哀辞》。

③ 《宋史》卷二九九《石扬休传》。

这一年，司马光和张存第三个女儿结婚。新妇年方十六，性情温和，很贤慧，从来不发脾气，和家人、婢妾的关系处得很好，没有一个人背地里说她坏话。有一次家里失窃，什么都偷光了，司马光不禁嗟叹，她说：“但愿身安，财物丢了还会有的。”^①

不久，他父亲调知杭州。为了侍奉父母，他请求签书苏州判官事，得到朝廷批准。

第一次到江南，江南风物在这位青年笔下却不是“杏花春雨”。在金山寺，他感到：“欲雨江声怒，新晴海气多。”他笔下的西湖，则是：

佳丽三吴国，湖光荡日华。

鱼惊动蘋叶，燕喜掠杨花。

云过山腰黑，风驱雨脚斜。

烟波遥尽处，仿佛见渔家。^②

在苏州的时候，为颜太初杂文作序。太初这个人，“读先王之书，不治章句”，力求明理，然后身体力行，是一位真正的儒，和那些只讲究“高冠博带，广袂之衣”的儒不同；和那些“执简伏册，呻吟不息”，只知道埋头读书的儒不同；和那些只爱好做华丽文章的儒也不同。他用诗作武器，鞭挞一位荒淫放荡的知州，使他受到应得的处罚。又揭发酷吏，使一位清直自守被他活活打死的县令之冤得以昭雪。太初后被荐为国子监直讲，有位御史说

①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六四《叙清河郡君》。

②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六《西湖》。

他狂狷，不宜担任学官，便改任临晋主簿，最终做应天府户曹，四十余岁便死了。司马光在序文中，说他作品有的使人“不忘鉴戒”，有的叫“酷吏愧心”，有的让“守长知弊政”，还有使州县官知道不能讲究吃喝的，以为他虽然“身不显于时”，却已立言于后世了。^①

这个青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，和他很多前辈一样，心存国家，谋道而不为自己打算。入仕之初，睡在书房里，家里人时常发现他睡眠之后，突然起身，穿官服，执笏端坐。开始觉得奇怪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。过了很多年，和他一起编纂《资治通鉴》的范祖禹，问起这件事，他说：“我每回想到国家大事，便不禁那样肃然端坐。以天下安危为心，难道能不恭敬吗！”^②

宋西北边境，有一个属国，在司马光进士及第那一年，脱离宋独立，称为大夏，国君元昊更名曩霄，称皇帝。宋和西夏的战争从此日趋剧烈。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，夏国大举攻宋，破金明寨（今陕西安塞南），进逼延安（今陕西延安）。夏兵和宋兵在三川口（今延安西北）大战，宋大将刘平战死，石元孙被俘。为加强防御，这一年六月，令各地籍民为乡弓手和强壮。司马光那时正在杭州，便代他父亲写了一个两浙路不宜添置弓手的报告。在报告中，他列举了五个方面的理由：一是容易动摇人心；二是民间有了兵器，可能给那些私贩茶盐的人“抵抗吏士”的力量；三是

①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六四《颜太初杂文序》。

② 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七之一。

贪官污吏乘机勒索，使“民未暇为公上给役，而先困于贪吏之诛求”；四是吴人素来弩弱，只知道种田，一旦让他们抛弃所熟悉的工作，学习武艺，“徒烦教调，终无所成”，就是白白的浪费；五是这个地方的人，历来“轻狡”，好乱乐祸，现在把他们武装起来，可能“生奸回之心，启祸患之兆”，恐非国家之福。^①

陕人冯亚，学诗于魏野。魏野是个隐士，但和宰相寇准、王旦都有来往。魏野诗很有名，冯亚所作和他的老师相去不远，但只是流传于乡曲。冯亚不到四十便死了，他儿子想在杭州为父亲刻诗集，以广流传。司马光不赞成，以为“世俗不能识真，贵于难得而贱于饱闻”，不如藏在家里，让那些真能知亚诗之美的人，到他家里来抄写。这样，即使不想传，也没有可能不传了。^②

司马池为人朴质平易，不懂得应酬，更不会逢迎；对杭州这个地方的情况，又不了解。在这里做官，不到一年，即为转运使江钧所劾，调往虢州。^③离开杭州的时候，已是深秋。他夫人聂氏，已先故去。司马光正丁忧随父北去。经过洛阳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。^④

①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一六《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》。

②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六四《冯亚诗集序》。

③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二八。

④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四有《康定中予过洛桥南》一诗，康定二年十一月改元庆历，是为1041年。

三、在故乡的日子

司马池不久调晋州(今山西临汾),同年冬,死于晋州的安靖堂。司马光这时二十三岁,和哥哥司马旦一起把父亲的灵柩送回故乡。过了半年多,在庆历二年(1042年)八月把父亲和他们的母亲一道安葬在涑水南原祖塋所在的地方。这里距夏县城三十里,在城之西。庞籍为作墓志。

从庆历元年至三年,司马光居乡服丧。这次他住在故家的日子最长。司马氏这一家,住在县西,这时已颇有园池之胜。有个柳坞,四面都是水。终朝山色和汨汨溪流,更显得乡居的宁静。^①

这几年,他读了很多书,发了不少议论,对古人的意见不苟同,很能打破传统的见解。以为崇祀十哲,于经无据,也不合乎实情。孔子弟子,不仅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、宰我、子贡、

^① 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卷一一。

冉有、子路、子游和子夏这十个人是贤者。但以一善取之，不止这十个；以尽善取之，这十个人却没有一个没有过错的。宰我、子贡、冉有都受到过孔子的批评；而曾点、宓子贱也受到过孔子的赞扬。伯夷、叔齐是孔子称赞的，司马光却以为武王诛纣是“有道天子诛一乱政之匹夫”，伯夷、叔齐非议武王，以不食周粟表示抗议，未免狭隘褊急。战国四公子，是异口同声受到称赞的。他以为只有信陵君一人有智、有仁，“采善于乱世，论贤于游侠”。对于春申君，他认为是一个“乱其国嗣，洿败王家”的罪人，在楚“权宠无二”，却穷奢极欲，“纳邪人之言，造奸伪之谋”，不过十多年，便把一个强大的楚国毁了。他也不赞成孟尝君，说这个人“废公法，树私恩”，事事都为自己打算，晚节尤其不好，以至“挟仇敌以覆宗国”。对于平原君，他说只有“臣人之节，终始无亏”，可以肯定。汉代人物，他不赞同邴吉。邴吉以为宰相主调阴阳，他说阴阳不可坐而调，邴吉做丞相，自己也知道没有做过什么有益于世的事，却托词只治阴阳，实在是欺世自欺。贾谊，人们都同情他，赞美他，以为他倘遇明主，被信用，则“三代可复，帝皇可幾”，再现唐虞盛世。但司马光不以为然，说他“舍国家之纪纲，遗天下之大本”，不应当把匈奴不服看成可为流涕的大忧，其思想议论并不“纯正”。^①

他的同年孟翱在夏县当县尉，主管一县的治安。对这里的

^①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七〇《十哲论》、《龚君宾论》、《邴吉论》、《贾生论》、《四豪论》。